

李則芬著

成吉思汗新傳

¥ 3456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李則芬著

成吉思汗新傳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序

日本那珂通世博士作「支那通史」，至元代而擱筆，先下一番工夫，研究蒙古歷史，完成一本「成吉思汗實錄」。作者的情形也很相似，因為著作中外戰爭史，寫完了宋遼金之後（已出四冊，約二百萬言），要過元代一個大關，也只好暫時放下戰爭史，先將元史考據整理一番。年來在幾個月刊上，分別發表過元史論文約十萬言，因受讀者及朋友的鼓勵，便索性完成這一本成吉思汗傳記。

元代史是中外漢史家最感興趣的一部斷代史，也是最亂的一代史，其考據整理，是一種無止境的接力賽。所有研究元史的人，不分中外，不論其研究全史或一部分，都是參與接力賽的一員。各人的成就雖有大小，皆不過跑完其中某一段里程而已。迄今為止，完成理想元史的目標，還是遙遠得很。本書對於前人的考據，指出許多錯誤或可疑之處，無非是在我自己這一段賽程中，履行接棒人應盡的一份責任而已，決沒有輕視前人功績之意。事實上，沒有前人研究成果的累積，就不會有本書的產生。

本書所用的人地名，與一般專門研究元史的作家不盡相同。大體上說，蒙古的人地名，本書仍以「元朝秘史」為主，惟當今史地教科書所常用者，則捨秘史而取通用之名。例如元初四代皇帝的名，歷史教科書皆依「元史」，稱鐵木真、窩闊台、貴由、蒙哥；一般人在中學時代，就很熟悉這四位皇帝的大名，故不用秘史的帖木真、幹歌歹、古余克、蒙格。西方的人地名也是一樣，大都採用世界史地所通用的譯名。例如 *Sultān* 譯為蘇丹，不用算灘，算端，沙勒壇，蘇而灘，蘇爾灘等舊譯名；*Mohammed* 譯穆罕默德，不用舊譯名摩訶末；*Baghdād* 譯巴格達，不用報達，八吉打，巴黑塔等舊

譯名：Caucasus 譯高加索，不稱太和嶺或高喀斯山；Georgia 譯喬治亞，不稱谷兒只，曲兒只或谷魯斤。（按札奇斯欽教授及田中萃一郎已創此先例。）

雖然如此，爲使一部分有志研究元史的人，便於對照參考書籍，本書仍盡量註明舊名。遇有異名過多的，爲省文起見，只說亦作什麼名，不一一註明其出處。即註明出處者，亦以「秘史」、「親征錄」、「元史」、「譯文證補」及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數書爲主。「新元史」的人地名，一般皆依「元史」與「譯文證補」；「蒙兀兒史記」則以「元朝秘史」爲主，二者的人地名皆非自創，故除特殊情形外，不在註明之列。

元史與其他斷代史不同之處，是必須參考許多國外著作。不幸西人所用的中國及亞洲人地譯名，也像中文譯名一樣亂，甚或尤有過之。例如成吉思一名，作者在西書中所看過的，已有如下十幾種寫法：Genghis, Chenghis, Jenghis, Jenghiz, Chankez, Chengiz, Chinghis, Chinghiz, Zingis, Cinggis, Cingiz, Tchinggis, Tchinguis。本書附註的西文人地名，一般採用英文著作中比較通用者。然英文著作或法德文原著的英譯本，也往往引用法德文的人地名，要想純用英文名統一起來，是不可能的事。

作者引以爲憾的，是不能直接閱讀法、德、俄文原著，除依靠中、英、日文的一部分譯本外，對於那三種文字的豐富資料，多不能引爲參考。好在本書性質不重在細節的一一考據，而以全般的綜合研究爲主旨。換言之，只替成吉思汗描繪一個輪廓，並說明他的時代背景，以供一般人閱讀爲主，專家參考次之。就此範圍而論，說一句解嘲的話，或者差可勝任了。

中日及西方各國人士，已經寫過不少成吉思汗傳，一般皆嫌簡略，且有混淆不清之弊，錯誤亦不少。（缺乏參考價值的，未列入參考書目之內。）本書自然要比前人諸作稍爲進步，至少作者個人自信如此。這不是我比前人強，而是作者接棒於前人之後，以前人的終點爲起點。明言之，因爲本書後出，前人對的我已吸收，錯的我已糾正不少。至於本書命名新傳，無非是別於前人著作而已。然如前所述，有關元史的考據發展，實基於前人研究成果的累積，與史地知識的時代進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日爲新，來日爲舊。因此，雖名新傳，作者內心還是有所不安的。但願此後的接力者，很快又有更新的著作出現，以解除作者的責任。

近十餘年來，作者專心治史，難關重重，幸虧還有許多長官師友支持鼓勵，始能堅苦從事。待拙著中外戰爭史全部完成（約四百萬言），當在是書寫一篇後序，一一道謝。然在此悠長歲月中，助我最多的幾位師友，如四十多年的老朋友王逸芬、李漢儀二兄，曾共患難多年的柳劍霞老師與郭外川先生，三十多年的老同學呂省吾兄，及遠在南洋的家叔柏林等，特須在此先行致謝。至於本書之作，有些參考書，多賴王寓農同學及陳伯尹、高亞偉二教授代借。還有羅香林、汪大燾二教授贈書甚多，可爲拙著戰爭史參考者很不少，而羅教授的大著「唐元二代之景教」，則爲本書參考所需。姚夢谷先生則常代作者考查或鑑定屬於考古或美術等問題，皆應在此一併道謝。自然，尤其要謝的，還是我的夫人張虞珠女士。在今日唯利是圖與享受第一的社會中，如果沒有一位安貧樂道的賢內助，決不能專心治學。以作者的情形來說，恐怕早就改行謀生，或改寫武俠小說了。

李則芬 五十八年十月於臺北景美鄉寓

成吉思汗新傳 目次

第一章	蒙古起源的傳說	一
第二章	蒙古諸氏族	八
第三章	阿蘭豁阿與孛端察兒	一五
第四章	前代數可汗	二二
附錄	陰山室韋與汪古部	二六
第五章	鐵木真誕生及其年齡之謎	三〇
第六章	蒙古人的生活習慣	四四
第七章	國際情勢概述	六一
第八章	寡婦孤兒堅苦奮鬥	七四
第九章	從愛妻被害到安答的分離	八一
第十章	成吉思汗興起	八九
第十一章	蒙古領導權爭奪戰	九八
第十二章	滅王汗，併克烈	一一七
第十三章	擊滅乃蠻，統一漠北	一三〇
附錄	出師日期考	一三七

第十四章 蒙古帝國初建……………一四二

第十五章 四宮佳麗……………一六五

第十六章 皇親國戚……………一八五

第十七章 十太功臣……………二〇〇

第十八章 內除心腹之患……………二二二

第十九章 畏吾兒自動來歸……………二三一

第二十章 金國在衰弱中……………二四〇

第二十一章 初次伐金……………二四九

第二十二章 癸酉攻勢……………二六〇

附錄 哲別取東京的繫年……………二六七

第二十三章 初期降將……………二七六

第二十四章 遠下三京……………二九二

第二十五章 耶律楚材與成吉思汗……………三一〇

第二十六章 耶律留哥起兵與遼東的平定……………三三六

第二十七章 高麗臣服，東夏消滅……………三五五

附錄 元史之東夏國考……………三六六

第二十八章 國王木華黎伐金……………三七八

第二十九章	哲別輕取西遼……………	三九五
第三十章	西征之役的歷史地理背景及戰爭原因……………	四〇六
第三十一章	西征花剌子模……………	四二四
附錄	過甚其詞的屠殺記錄……………	四五三
第三十二章	長春真人及其西遊記……………	四五八
第三十三章	速不台、哲別萬里長征……………	四六八
第三十四章	滅西夏及伐金最後一役……………	四八三
第三十五章	成吉思汗遺產……………	四九九
第三十六章	後嗣繼志，完成大元帝國……………	五一五
第三十七章	成吉思汗論……………	五四六

圖一	唐代蒙兀室韋位置判斷圖……………	四
圖二	蒙古四鄰各部落……………	六四
圖三	聯軍進攻蔑兒乞……………	八四
圖四	蒙古本部領導權之戰的戰場……………	一〇〇
圖五	蒙古克烈聯軍進攻乃蠻……………	一〇九
圖六	汗山之戰判斷圖……………	一二〇

圖七	征服乃蠻經過判斷圖	一三二
圖八	蒙古初次伐金	二五二
圖九	癸酉攻勢	二六三
圖十	木華黎經略遼西	二九三
圖十一	癸酉遼東情勢	三四四
圖十二	金與高麗的國境	三五六
圖十三	契丹竄擾高麗	三五九
圖十四	木華黎末年的蒙金形勢	三八八
圖十五	西遼帝國本部	三九九
圖十六	河中交通概況	四一三
圖十七	阿拉伯帝國的東方省區	四一七
圖十八	西征之進軍路線	四二四
圖十九	河中之戰	四三〇
圖二十	速不台、哲別萬里長征	四七二
圖二一	十三世紀初期的東歐形勢	四七六
圖二二	西夏最盛時代的疆域	四八六
圖二三	滅西夏，遂伐金	四九三

圖二四 元初帝國統治地區·····	五四五
成吉思汗年表·····	五七七
主要參考書籍·····	五八五
表一 元朝秘史所載之蒙古世系（一）·····	
表二 元朝秘史所載之蒙古世系（二）·····	

成吉思汗新傳

第一章 蒙古起源的傳說

大蒙古民族與原始蒙古人的區別 研究亞洲種族的學者，大致可分爲二派，一派是語言學家，以語言分系；一派是人種學家，以體型分類。以語言系統區分者說，東起日本海，西至伏爾加河，所有西伯利亞以南的全部遊牧民族，皆屬於阿爾泰語系（Altaic）。此系又分爲三，東方是東胡或女真，亦稱滿洲族，西方是突厥，介乎二者之間的則爲韃靼或蒙古——視蒙古與韃靼爲同一種族。人種學家則根據他們所做的體型調查，將上述地區的遊牧民族，分爲蒙古與韃靼兩個種族。蒙古族又分爲東蒙、西蒙等，居住於中國北部的爲東蒙，中亞的爲西蒙。（註）韃靼族分佈尤廣，自西伯利亞至波羅的海沿岸都有，但以黑海以北地區爲主。

（註）人種學家所稱的東蒙族，與日本人所稱的「東蒙古」，完全是兩回事，不可混淆。前者是人種學家的純學術研究，後者則爲日本侵華政策的產物。先是，日本於甲午戰爭擊敗中國，又於日俄戰爭獲勝，遂兼併朝鮮，取得南滿特權，更進而圖謀內蒙。清末民初間，日俄三次密約，劃分內蒙勢力範圍，以東經一百十六度二十七分爲界，東屬日本勢力範圍，西屬俄國勢力範圍。於是，日本稱其勢力範圍之地爲「東蒙古」，並命歷史地理學者組織協會，研究滿蒙歷史地理，以爲進一步侵略的理論依據。（作者此處所說，只是該協會組織動機，並不是說所有參與此一組織的日本學者，全是日本軍閥的御用文人。）

然從中國歷史來看，歷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由於不斷地征服、擄掠、婚姻、兼併及同化的結果，很少有純血統的民族。例如匈奴強盛時，許多弱小部族，皆被兼併同化，而變成了匈奴。其後鮮卑、柔然的壯大，也是如此。突厥的擴張尤為明顯，據「隋書」，後魏太武帝擊滅北涼沮渠氏時（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四三九），突厥由阿史那氏率領，走奔茹茹，只有五百家人口。到了唐初，自漠北以至頓河下游地區，到處皆是突厥。時間不過二百年，如果純靠人口的自然繁殖（還要除去戰爭的過度死亡），那是決不可能的事。換句話說，那些突厥人中，包含着無數的異族在內。由此看來，關於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淵源，是很難弄清楚的。

蒙古民族的發展，也和前代的匈奴、突厥一樣。自十三世紀成吉思汗統一漠北後，所有漠北各部族，皆已合併為一，構成一個大蒙古民族。現代種族學者所研究的蒙古人，就是這個大蒙古族；而本章所要研究的，則為屬於奇渥溫氏（亦稱乞顏氏，乞牙惕氏，却特氏）的原始蒙古民族的來源，換言之，就是研究成吉思汗的祖先，請不要與大蒙古民族相混淆。

蒙古前身似即唐代的蒙兀室韋 蒙古祖先從何而來，屬於什麼種族，說者不一其詞。在幾種原始史料中，「秘史」自始祖蒼狼先生說起；「元史」自孛端察兒說起，比「秘史」少十二代；「聖武親征錄」最簡略，只從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該說起；追記得最遠的是拉施特的「史集」（Jami-ut-Tavarik by Rashid-ud-Din），從成吉思汗上溯二千年。我們無法直接閱讀「史集」，而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與「多桑蒙古史」二書，同是根據「史集」，而所說則稍有差異。據馮承鈞的中譯本「多桑書」說：

據說成吉思汗誕生之二千年前，蒙古人爲韃靼地域之其他民族所破滅，僅遺男女各二人，遁走一地，四面皆山，山名額兒格涅坤（Erguéné-Coun），猶言峻崖也。其地肥沃，避難二人之後裔名帖古思（Téyouz）與乞顏（Kiyân）者，後人繁盛，分爲部落。因地限山中，懸崖屹立，不足以容，乃謀出山。（史家刺失德親聞目睹額兒格涅坤山之蒙古人之言，謂此山不甚峻峻。）先是其民常採鐵鑛於其中之一山，至是遂積多木，篝火礦穴，以七十輪煽火。鐵礦既鎔，因開一道。成吉思汗後裔之爲蒙古君主者，記念此事，每於除夕召鐵工至內廷錘鐵，隆禮以謝天恩，蒙古民族之起源如此。蒙古云者，猶言簡樸而孱弱也。（見史集）

然「史集」此說殊不可靠，還是「秘史」之說比較可信。據「秘史」說，蒙古始祖蒼狼先生（李兒帖·赤那）與白鹿夫人（豁埃·馬蘭勒）相偕逃亡，渡過騰吉思水，來到幹難河（今鄂嫩河）源頭，住在不兒罕山（今肯特山支脈）之前。騰吉思水究竟是湖是海，位置何在，却無法確定。後人各自亂猜，有人說是裏海，有人說是西藏拉薩北方的騰格里湖，有人說是青海，有人說是貝加爾湖，也有人當作統格黎河。於是，各憑其說，或謂蒙古祖先來自西藏，或謂出於突厥，甚至還有來自印度之說。而趙珙（原作孟珙，依王國維考正）的「蒙韃備錄」，又說出於沙陀別種。作者所同意的，則是來自西伯利亞之說，也就是說蒙古族屬於東胡的一支。

依據中國歷史的紀錄，奇渥溫族蒙古人，當係「唐書」的蒙兀室韋。「唐書」的蒙兀，「新唐書」的蒙瓦，「遼史」的萌古，「契丹國志」的蒙古里，「金史」的盟骨，「元朝秘史」的忙豁侖，「松漠紀聞」的冒骨子，皆與蒙古二字的語音很接近，顯然是同名異譯。從地理上來看，唐代蒙兀室韋的

位置，亦與「元朝秘史」等所說的蒙古族最初游牧地區相符。「唐書」北狄傳室韋之部說：

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

（黑龍江）而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

（經）俱輪泊（今呼倫池）屈曲東流，

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

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

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

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

海。

茲依上文所述方位，對照地圖，繪出蒙兀

室韋的位置，適與「契丹國志」所說相符。

「契丹國志」的蒙古里，是在遼上京臨潢府

（今熱河林西）正北四千里，正是額爾古納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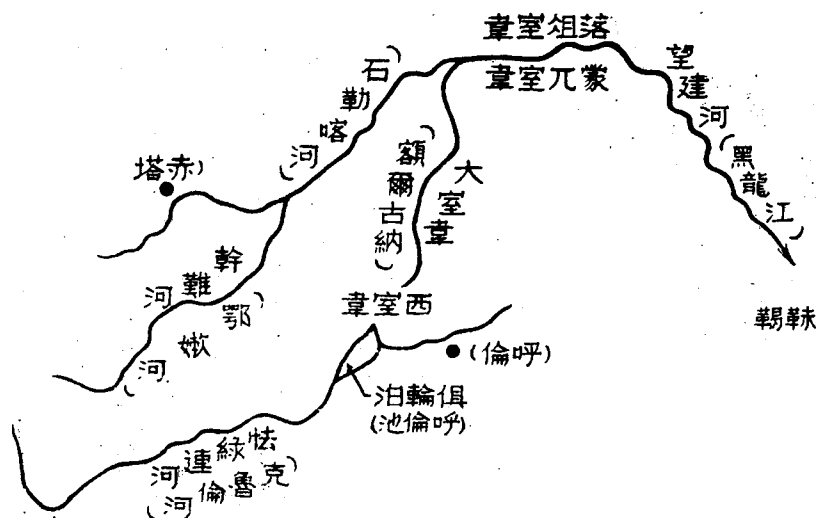
流域。又以「元朝秘史」與「大金國志」對照

研究，蒙古族的游牧地區，初在鄂嫩河與額爾

古納河流域，要到第十七世的海都強盛起來，

唐代蒙兀室韋位置判斷圖

圖
(一)



征服了札剌亦兒人，始伸張勢力及於克魯倫河。再傳到二十一世的忽圖剌可汗時，金人勢力退出是處，蒙古族才算完全佔有克魯倫河流域（詳見第四章）。這四種史料的地理位置，可以說完全相符。

再從時間上研究，據「唐書」，室韋自唐初即入貢。成吉思汗生於十二世紀中葉，距唐初四百餘年，相當於十五六代人的時距。成吉思汗本人爲二十三世（依秘史，史集則少幾代），其唐初的祖先，當係第七八世，人口不會很多，所以還只是室韋當中的一個小部落，這又與蒙兀室韋的狀況符合——如圖一所示，蒙兀室韋位於額爾古納河彎曲部，河北是落俎室韋，其南則爲大室韋，其地盤一定不大。

既然諸史的時間、空間和名稱，都是大致相符，當可斷定蒙兀室韋即蒙古的前身，而蒙古與室韋則爲同種。「唐書」說，室韋是契丹別類，契丹初居鮮卑之地，是東胡種。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也說，室韋與鮮卑爲同名異譯（馮承鈞譯伯希和等著「史地叢考」）。由此可見，蒙古是屬於東胡的一支，至少，此說是比較可信的。

來自吐蕃及突厥二說 然如上所述，蒙古來源的異說很多，雖沒有一一提出討論的必要，惟對於「蒙古源流」與「新元史」二說，則不得不加以澄清。

成吉思汗創建帝國之初，對於各種宗教，一視同仁，無所偏倚。至世祖忽必烈時，獨崇佛教，尊八思巴爲國師。自是之後，代以西藏高僧爲國師，佛教獨盛，蒙古人遂普遍信佛。「蒙古源流」作者小撒辰薩囊台吉生於明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比成吉思汗後四百年，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

著此書，旨在闡揚佛教，並表明蒙古人與佛教淵源悠久。是書說，布爾特齊諾（即秘史的蒼狼）爲智固木贊博（贊博即贊普，吐蕃國王的尊號）的第三子，換言之，蒙古始祖來自西藏。此說顯然是後世佛教徒的傳會之詞，很難使人相信。不但如此，此書還有不少錯誤及無稽之談，只可作爲蒙古社會史的參考，作爲通史參考書是很不可靠的。多桑也曾看過「蒙古源流」的德文譯本，據他評稱：「此書在歷史方面，對於吾人毫無功用，但在研究蒙古語言方面，頗可寶貴。」（馮譯本上冊三六頁）

又據「多桑蒙古史」說，成吉思汗西征，圍攻花刺子模首都撒馬罕（Samarkand 亦作尋思干，河中城）時，城中的突厥守將（康里突厥人）自以爲突厥與蒙古人同種，率衆投降（參看第三十一章）。柯劭忞在他的「新元史考證」上，即引此事爲例，大書「此爲蒙古出於突厥的確證。」所以他的「新元史」開章明義就說，「蒙古之先，出於突厥。」按遠征花刺子模的蒙古人，已爲統一漠北後的大蒙古族，不但包含有許多突厥部族，如克烈、乃蠻等，其人數可能比蒙古本族還多，波斯人及康里人等，以爲蒙古屬於突厥種，不足爲奇。但是，前面已經提醒過讀者，我們此處研究蒙古祖先的來源，不可與大蒙古民族相混淆，可見柯氏認爲確證的事，其實未必盡然。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得在此附帶說明一下。成吉思汗在位期間，還沒有「色目人」這個名詞，那是世祖忽必烈時才出現的。「色目人」是一個十分籠統的名詞，凡蒙古、漢人（含金國統治下的契丹、女真在內）以外的「諸色人等」，概視爲色目人，一般是指西域人，然並無嚴格的界說。陶宗儀「輟耕錄」所載的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很不可靠（參看下章）。無論如何，當成吉思汗在位時，凡是正式接受蒙古封建制度，由蒙古千戶直接統治的，皆視爲蒙古人。有時，在蒙古軍中服役

已久，有特殊功勳的其他部族人，亦視爲歸化的蒙古人。例如，契丹耶律留哥的長子薛闡隨征花刺子模有功，當留哥之妻姚氏請求遣還薛闡回國嗣位時，成吉思汗說：「薛闡今爲蒙古人矣……不可遣。」（元史耶律留哥傳）